



岡田太郎恩仇記

长篇纪实小说
傅 荻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发生在黄鹤楼下的故事

7.5
5

阿片太郎恩仇记

傅 荻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黄冈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0000字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200

ISBN 7-4354-0286-0

1·246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抗日战争后期，日本军官冈片太郎来到中国当炮灰。其妻东枝君代在国内几乎被资本家奸污，其母被害死。东枝君代受辱后又被塞进“妇女劳军团”派往中国汉口“慰劳”皇军。一天，冈片太郎在“妇女劳军团”发现眼前的军妓竟是自己的妻子，一气之下令东枝君代自杀。由此，故事展开了诸多可悲可叹的情节……

1984年，冈片太郎的妻子访问中国，某市领导人即当年引导、帮助冈片太郎弃首投明参加日本反战同盟，步入新四军伟大行列的我地下工作者与其亲切会见，并向他们诉说了冈片太郎壮烈牺牲前后的全部过程。

作品通过一对普通日本夫妇的特殊命运，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罪恶以及这场战争对日本本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①夜

日本军曹冈片太郎站在宪兵队广场，仰望明月，思念家乡和爱人。



②夜
小房内，岗片太郎没想到军妓竟是爱妻小百合，羞辱难忍，拔出军刀叫她剖腹自杀，她一下跪在了他的面前……



③清晨

龟山上，一队日本兵跪成一排，岗片太郎已把刀尖对着肚皮，准备剖腹自杀。



④清晨

岗片太正在堑壕里向国民党军射击。

目 录

第一章	夜半枪声震江城	1
第二章	巾幗英雄血染琴台	20
第三章	禁闭室里萌乡思	44
第四章	往事不堪回首	55
第五章	月季楼奇遇	72
第六章	东枝君代的血泪	87
第七章	特高课在行动	104
第八章	血溅三刃刀	113
第九章	东京急电	129
第十章	剖腹自杀前夕	138
第十一章	冈片太郎反省	147
第十二章	龟寿图	163
第十三章	大兵压境	173
第十四章	魂系循礼门监狱	190
尾 声		209

第一章 夜半枪声震江城

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武汉。

夜深沉。惨淡朦胧的月影下，扬子江畔的江汉关钟楼显得分外凄凉。萧瑟秋风裹带着水汽掠过楼顶，给钟楼蒙上了一层青灰色。江面上不时传来的几次汽笛声，反衬得钟楼下的沿江马路格外静谧。

“卖汤圆哪——！”

“吃鲜肉馄饨哟——！”

小巷深处偶尔响起的肩挑小贩低沉的叫卖声，撞击着一家家紧闭的门窗，更增添了江城今夜的阴森。久住三镇的人，谁不知道十月的武汉是一年中难得的黄金季节。度过了炎热的盛夏，脱离了“火炉”的烘烤，武汉人终于迎来了叫他们心怡神爽的早秋。每年的十月，武汉街头总是热闹喧哗的，不到转钟时分，汉口的大街小巷难得静寂下来。但自从日寇的铁蹄踏上了江城的土地之后，三镇的白天黑夜都变得恐怖。宪兵队的皮靴声，监狱里犯人被打时的哀嚎声，汉奸巡逻时的叫骂声，象看不见的高压电控制着全城，让人终日惊惶不安。白天，人们心中的悸动被城内的浮华所掩盖，还表现得不甚清晰；到了晚上，一条条空巷，一扇扇紧闭的门窗，则把人们内心的惶恐全暴露了出来，即使是最惹人兴奋的秋夜，也极

少有人出来散心、聊天。

善良的人们怕祸从天降。就是晚上，日寇没发出戒严令，他们也是关门闭户，早早安憩，让睡梦来消磨时光，等待凶吉难卜的白天的到来。

今晚，江城的情况更叫百姓毛骨悚然。从黄昏开始，日寇就在街头增岗加哨，那些被武汉人贬指为“鸡杂鸭杂”的汉奸便衣队也在大街小巷乱窜。一辆又一辆警车拖着凄厉的笛声，在马路上横冲直撞。三镇的气氛陡地紧张。人们预感到今晚要出事，无不心惊肉颤。当夜幕从西天拉满全城的时候，就是最热闹的汉口商业区也难得见到几个人影。

武汉静默了，三镇显得少有的空旷，江城的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

“砰！砰！……”汉阳晴川阁方向响了几枪。

“嗒嗒嗒……”武昌珞珈山那边响了一梭子机枪声。

“轰！轰！”汉口岱家山一带炸响了两颗手榴弹。

百姓们的神经绷紧了，狂跳的心越悬越高。在那一间间黑灯瞎火的矮房里，多少老人跌跪于尘埃，面对着暝暝夜色，祷告上苍：

“老天开恩，让穷人平安地度过这一夜吧！”

今夜无情，苍天也在助纣为虐。要不然，时间为什么过得这样慢？人们焦灼地等待晨曦的降临，然而江汉关钟楼的时钟才敲响十一点。

“铛！铛！……”钟楼的钟声在武汉三镇的上空回荡着。虽然它依然象往日那样洪亮悦耳，但惶然不安的人们觉得钟声沉闷沙哑，还有些瘆人。

“才十一点？”多少人在心中哀叹。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今夜的钟声敲得人们心虚，撞得人们神慌。除了不懂事的孩童和为虎作伥的汉奸外，江城的人又有几个能在今晚安枕？

武汉在沉重的夜幕下喘息，悸动，如果曙色还不尽快出现，三镇当真要被浓重的夜雾窒息。

“囉！囉囉——！”急促刺耳的哨音在汉口日军宪兵大队驻地响起。随着一阵杂乱的皮靴声和枪支碰撞声，一群全副武装的日军涌到大院的操场上，很快排好了五路纵队。

这时的操场上，寂静无声。宪兵们尽管胸部都在大动，但一个个几乎都屏住呼吸，尽量让急促喘息的气流缓慢地滑过鼻腔。

突然，队列前方亮了一盏汽灯，在灯光的映照下，秀田勇男握着军刀，迈着有力的步伐向队列走来。宪兵们条件反射般地挺起了胸膛，一双双神情不一的眼睛随着小队长的移步而转动。站在第一排第一名的曹长冈片太郎下意识地绷紧了大腿，唯恐因站姿不合标准而触怒上司。

汽灯光照亮了整个队列。秀田勇男叉开双腿，他鹰隼的目光在士兵们的脸上滑过。这些脸近似麻木，毫无表情，但小队长却十分满意。他牢记着三木司令的名言：“麻木的士兵缺少思想，缺少思想的士兵最服从长官。”因此，在他看来这些泥塑般的士兵是合格的士兵。

秀田勇男的视线继续移动，不一会，冈片太郎的形象占满了他的瞳孔。这是一张三十岁的男子汉的脸，脑袋稍圆，五官虽说不上英俊，但安排适当。如果不是眉毛稀疏，他清的大眼将会更加引人注目。宽厚的胸脯和粗壮结实的双臂证明他精力充沛，但飘浮在淡眉间的几丝怯懦和惶惑，又

可看出他是个性格脆弱、没有主见的人。至于他是不是逆来顺受、俯首贴耳之辈，目前还难断定。

秀田勇男讨厌这张脸，要问原委，便是冈片太郎的那对淡眉没给小队长好感。按常情，眉毛稀疏并不标志曹长武士道精神的衰落，这无论如何不应该成为小队长厌憎军曹的理由。但小队长把其父的教诲牢记在心间：“淡眉大眼的人，一定心术不正，为人奸诈；与此辈同伍，当须三倍小心。”现在，淡眉大眼的人就在他手下当曹长，他很自然地把“心术不正，为人奸诈”八个字安到冈片太郎的头上了。

秀田勇男坚信其父的教诲，因为其父当过陆军中将，且死在淡眉大眼的少壮派刀下。这血的教训更验证了他生前对人观察的敏锐。小队长想起父亲的血，就恨死了淡眉大眼的人。所以，他对冈片太郎左瞧难受，右瞧别扭。还有几次，他似乎从曹长脸上抓住了戏弄自己的眼神；就在他的心火将要冒出嗓门时，对方却换上了诚惶诚恐的笑脸。这使他欲暴不能，每每只得把愠怒吞入腹中。不过，小队长早就打好了主意，只要这个“心术不正”的人犯到他手里，他就要叫他当众出丑！他相信这一天会到来，而且为时不远。不过，他没有料到今晚就会让军曹丢人现眼。

秀田勇男的眼光在冈片太郎鼻梁左右三公分处晃动。曹长觉得象有马尾巴拂面。他不敢和小队长对视，但又不能不壮胆迎接小队长带电的目光。两双眼睛对视了几秒钟，灯光把这两张靠得很近的脸映照得清清楚楚。小队长虽然眼神深沉，但高耸的鼻梁，再配以凹眼浓眉，使他具备了欧美人风采。他身躯颀长，浑身肌肉隆起，四肢粗壮，从头到脚发着剽悍的气质。也许由于这个原因，他违背了父

“秀田飞扬”改为“秀田勇男”。

小队长开始来回踱步，审视的目光在士兵们中间穿行。蓦然，他的双眸不动了，两道叫人望而生畏的寒光从瞳孔里射出，脸颊随之也变得青紫——这是他心中火山爆发的前兆。

熟知上司脾性的士兵们，无不发现小队长脸色的骤变，知道一场狂风暴雨就要降临操场。这是冲着谁来的呢？大家都在猜测。用“噤若寒蝉”来形容此刻队列中的士兵，恐怕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冈片太郎本是明眼之人，当然发现了小队长脸上翻滚的乌云，心里响起了鼓点。“今晚看来又会有人受皮肉之苦，不知该轮到谁倒霉了！”就在他东猜西猜的时候，他猛然感到脸颊上有两个火辣辣的光点，定睛一瞧，我的天，小队长锥子般的眼光正钉在自己脸上呢！

“为什么用这种眼神看我……我犯了什么错？”冈片太郎满腹狐疑，更加忐忑不安。无形中，他觉得象有一根绳子勒住了喉部，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竭力想保持站姿不变，但过度的神经紧张，反而使他的身体失去了平衡，不由自主地晃了两下。

“冈片太郎——！”

冈片太郎的耳边仿佛响了一声炸雷，他觉得有一股热浪扑面。在全身触电般地一颤的同时，他忙不迭地跨步出列。他脚还没站稳，小队长的巴掌已重重地落到了他的脸颊上。他的脑袋“嗡”地一响，眼前的汽灯变成了无数星星，一股咸腥的血从喉部流向口腔，溢出了嘴角。他不由得摇晃了一下身子，没有完全被打懵的大脑告诫他无论如何不能倒下，

否则，小队长将会拳脚交加！

冈片太郎强撑着身体，尽力使自己从晕眩状态中清醒过来。嘴角粘稠的血流到了颈下，他也不敢用手去揩。

“队长为什么打我？……”冈片太郎心里问自己，百思而不得其解，只好瞪着一双惑然的大眼，一眨也不敢眨地望着上司。

“松井呢？嗯？”小队长右手握拳，扯着嗓门叫。

“松井？……松井未到吗？”冈片太郎连忙转身，清点自己队列中的人数。糟糕！果然不见松井。

“难怪小队长发火！松井呀松井，你今天害得我也在劫难逃了……”冈片太郎暗暗叫苦。松井参军虽只一年，但已是宪兵队里的老兵，他不会不知道小队长最重视夜间紧急集合，凡不及时到达小队长指定地点的士兵，绝然逃不脱挨打的厄运。现在，松井不见人影，小队长不会轻饶他，同时也不会放过他这个带兵的曹长。

冈片太郎的心挂上了一块铅，直往下沉，两鬓炸出了汗珠。他转过身来，直勾勾地望着小队长，无言以对。

“你哑了？！我问你松井呢？”小队长怒吼道，一手抓住了刀把。

冈片太郎低下了头，他没有勇气再和小队长带刺的目光对视。心虚胆怯，嗫嚅着说：

“松井……呃……也许……可能……”

他本意是想说这番话的：“松井是刚入伍的新兵，年纪又轻，十点钟才下岗睡觉，可能还没睡醒。我马上去叫他，请小队长原谅！”可是这些安排有序的话一到了嗓门，全都卡住了，而吐出来的却是一些不连贯的颤音。

“啪！”冈片太郎的脸上又挨了一掌。他觉得这一掌比前面那一掌扇得更重，鼻尖一酸，两滴泪水就要滚出眼眶。他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硬是强睁大眼，尽量扩大眼眶的容量，没让泪水落下来。他没有再吱声。他清楚，眼下如不想再挨巴掌，最好是闭嘴。

这时，肉球似的松井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斜乜着正在盛怒中的小队长，轻手轻脚地站到队尾。冈片太郎气恼地把目光甩过去，但一碰到松井那惺松的睡眼、大喘气的嘴、急剧起伏的胸脯，心便软了下来，目光也变得温和了。

“他刚从梦中醒来……唉，才睡了一个钟头哪。”冈片太郎已经原谅他了，但曹长知道小队长的怒火马上就要喷到松井头上，不禁为松井担忧。

“松井，怎么搞的？为什么迟到！”冈片太郎碍于小队长站在面前，不得不压住怜悯之情，佯怒地叫了几声。

“我……我刚惊醒……请原谅，请关照！”松井虽惊骇不已，但头脑清醒。他发现操场上的气氛对自己不利，措辞用句不能不格外小心。

“哼！”冈片太郎从鼻孔里喷出了一股气。他想把松井迟到的事在“哼”音后了结。接着，他就往自己的站位上走去。

曹长一厢情愿，小队长没有善罢甘休。

“站住！”一声大喝象吸铁石把冈片太郎吸在地上，不敢动弹一步。他张惶失措地扭头看看小队长，一时不知自己该如何动作。

“给我打！打松井的脸！”秀田勇男在咆哮。

在宪兵队，小队长的地位无异于天皇，他的话就是王

法，没有商量的余地，只有执行的义务。冈片太郎望着松井那胖乎乎的脸，艰难地扬起了手，却不忍心打下去。从感情上讲，他和松井是邻居，两家老人是至交。他俩虽不同岁，但从小就是好朋友，一个学画，一个学音乐，要不是战争把他俩拖向中国，也许早就各进什么学院深造去了。现在，叫冈片太郎要打好友的脸，他着实下不了手。

“打呀！快打！”小队长存心要一箭三雕，他才不管你们是不是好友呢！处罚松井，同时也叫冈片太郎难堪，威慑全宪兵队。这样，他的目的就全部达到了。

冈片太郎离松井本来就不远，他却向前小跨了一步，想借此短暂的时间来调节自己纷乱的思绪。他望着苦楚可怜的松井，以眼神把内心的话告诉了对方：

“松井，对不住了……军令如山哪！”

松井此刻哪有心思去分析冈片太郎眼神的内涵。他骇然地望着打下来的手，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啪！啪！啪！”巴掌落在脸上的响声刺进了宪兵们的心里。

冈片太郎紧咬牙关，半睁着眼，机械地扬手，打下，缩回；再扬手，再打下……

松井的脸由白变灰，由灰变红，由红变紫；泪落下来了，鼻涕也挂在了鼻尖下；血流出了嘴唇；腿开始哆嗦了，胸脯猛喘……他支持不住了。

“小队长，你行行好吧！停止吧！松井的脸都肿得变形了……”冈片太郎在心里哀叫，但手依然在作机械运动。

“啪！啪！啪！”掌声象锥子扎在宪兵们的心上。

冈片太郎的手被血染红了。他甩手之间，血溅四方，站

在松井前边的宪兵身上沾了不少血。松井咬着嘴唇，但还是哭出了声……

冈片太郎感到心尖发热，仿佛自己的心在滴血。

秀田勇男在狞笑，笑得开心，笑得阴冷。他浑身传遍了一种强刺激的快感，这种快感他在杀中国人和强奸中国妇女时体验过。不过，今天他是在惩治本国人时得到的。他要宣泄积郁在心中的愤懑，只要能找到对象。

“这些新兵难治，就得这样整！”小队长经常这样想。

“停！”小队长好不容易开了口。他感到满足了。

冈片太郎垂下几乎麻木的手。他感到手掌疼痛，手腕酸胀，整条胳膊恰似绑上了沙包，胸口象搁着一根沉重的木头。他睁开眼仔细地看松井的脸，我的天，这还是他的脸吗？曹长在心里惊叫。刚才，他打松井时，眼前象有迷雾，模模糊糊，这会儿看得真切。一股悲凉酸楚夹着自责涌上了曹长的心胸。他不敢再看松井，把目光移到水泥地上。

“都看清了吧！谁要象松井，那也得脸上起青苔！明白？！”秀田勇男竖起浓眉，翘起下巴颏，这神态使他象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

“明白！”一张张苦涩的嘴里吐出的声音有力而洪亮。

松井虽然脸颊、嘴唇疼得直颤，但还是尽最大的声音喊出了“明白”二字。

秀田勇男又一次得到了满足。他斜瞥冈片太郎一眼：“入列！”

“暴风雨总算熬过来了……”冈片太郎想。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队列前，手掌火烧火燎，十指痛得钻心。“打人的手疼得如此剧烈，那被打的脸……罪过，罪过哟！”他